

瘧疾論標註

乾



享和癸亥春發行

千里必究
不許翻刻

490.9
On-4

No
3196
1806-2

痘疫論標註

京都書林

文徵堂
尚書堂 同梓

養源堂
鼓氏藏



富士川文庫
1764

類九作十是也

醒醫六書痘疫論引

夫痘疫之爲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其傳有丸。此治疫緊要關節。奈何自古迄今。從未有發明者。仲景雖有傷寒論。然其法始自太陽。或傳陽明。或傳少陽。或三陽。竟自傳。胃。蓋爲外感風寒而設。故其傳法與痘疫自是迥別。嗣後論之者。紛紛不止。數十家皆以傷寒爲辭。其於痘疫證。則甚略之。是以業醫者所記。所誦。連篇累牘。俱係傷寒。及其臨證。悉見痘疫。求其真傷寒。百無一二。不知。



仲尼篇
指鹿為馬文
記春二世本

屠龍之藝雖成而無所施。未免指鹿爲馬矣。余初按諸家咸謂春夏秋皆是瘧病。而傷寒必在冬時。然歷年較之。瘟疫四時皆有。及究傷寒。每至嚴寒。雖有頭疼身痛惡寒無汗發熱。總似太陽證。至六七日失治。未嘗傳經。每用發散之劑。汗而解。間有不藥亦自解者。並未嘗因失汗以致發黃譫語狂亂胎刺等證。此皆感冒膚淺之病。非真傷寒也。傷寒感冒。均係風寒。不無輕重之殊。究竟感冒居多。傷寒希有。况瘟疫與傷寒。感受有晝壤之隔。今鹿馬攸分。益見傷寒世。



萬作後

無作之

按或謂云々
印王安道源
潤集張仲景
傷寒立治考

所絕少。仲景以傷寒爲急病。倉卒失治。多致傷生。因立論以濟天下萬世。用心可謂仁矣。然傷寒與瘟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諄諄以告世。至於瘟疫多於傷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論。或謂瘟疫之證。仲景原別有方論。歷年既久。兵火涅沒。卽傷寒論。亦係散亡之餘。王叔和立方造論。謬稱全書。瘟疫無論。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崇禎辛巳。疫氣流行。山東浙江省南北兩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閩門傳染。始發之際。時師誤以傷寒法治之。未嘗見其不殆也。或病

家誤聽。七日當自愈。不爾。十四日必瘳。因有失治。不及期而死者。亦有治之太晚。服藥不及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劑。攻補失序而死者。或遇醫家見解不到。心疑膽怯。以急病用緩藥。雖不卽受其害。然遷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所感之輕者。尚獲僥倖。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不可勝計。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簡古書。原無明論。是以投劑不効。醫者彷徨無措。病者日近危篤。病愈急投藥。愈亂。不死於病。乃死於醫。不死於醫。乃死於聖經之遺亾也。吁。千載以來。何生

民不幸如此。余雖固陋。靜心究里。格其所感之氣。所入之門。所受之處。及其傳變。之體。平日所用歷驗方法。詳述於左。以俟高明者。正焉。肯

崇禎壬午仲秋姑蘇洞庭吳有性書於澹澹齋

醒醫六書瘟疫論上卷目錄

- 原病問難迷障 瘟疫初起
傳變不常育前麻疹急證急攻
表裏分傳 热邪散漫
內壅不汗 下後脉浮
下後脉復沉 邪氣復聚
下後身反熱 痘愈結存
因證數攻 注意逐邪勿拘結糞
下隔

畜血

邪在胸膈

辨明傷寒時疫

發斑戰汗合論

戰汗

自汗

盜汗

狂汗

發斑

數下亡陰

解後宜養陰忌投參术

用參宜忌有前利後害之不同

下後間服緩劑

下後反痞

下後反嘔

奪液無汗

補鴻兼施

藥煩

停藥

虛煩似狂

神虛譖語

奪氣不語

老少異治

妄投補劑論

妄投破氣藥論

妄投寒涼劑論

小便

大便

脈厥

脉證不應

乘除

瘟疫論上卷目錄終

藥附

疫氣傳播錄

疫氣傳播錄

疫氣傳播錄

疫氣傳播錄

疫氣傳播錄

疫氣傳播錄



瘟疫論上卷

吳有性著

具區吳有性又可甫著

天都黃成曉峯校刊

原病

劉本作病情總論

音以為云々
即傷寒例

劉本無損益首夏易之享
夫寒熱溫涼乃四時之常。因風雨陰晴稍爲損益。假令秋熱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

廣葉記傷寒溫疫三陽証中徑
多帶陽明者以午陽明經屬大
腸與肺陽表裏同病故於口凡
邪氣之入從口鼻故無陽明症
者惟表

夾脊即謂夾脊之脉
溼痛而所謂寒氣客
於夾脊之脉皆類表
使脊者足太陽經也
又一作伏脊之名未詳或化旅日

素問舉痛論
寒氣客於夾
脊之脉則深
橫連膜原即
靈樞臟腑篇

方考曰風寒客于皮毛理宜解表
四時不正之氣由表而入不在表而
裏故不用大汗之解表但用芳香
利氣之品以主之

必多疫也。傷寒與中暑感天地之常氣疫者感天地
而入則其所客內不在藏府外不在經絡舍於夾脊
之內去表不遠附近於胃乃表裏之分界是爲半表
半裏卽鍼經所謂橫連膜原是也。胃爲十二經之海。
十一經皆都會於胃故胃氣能敷布於十二經中而
榮養百骸毫髮之間靡所不貫。凡邪在經爲表在胃
爲裏今邪在膜原者正當經胃交關之所故爲半表

說矣浸淫隨理也作曰隨其脈理
而浸漬也
劉存無能字

受劉存行

劉存天下有地之亨

劉存前皆有已下至不
拘於此矣十六字

昔有三人云
今載本草酒
本發明元出
博物志

半裏其熱溼之氣浮越於某經卽能顯某經之證如
浮越於太陽則有頭項痛腰痛如折如浮越於陽明
則有目痛眉稜骨痛鼻乾如浮越於少陽則有脇痛
耳聾寒熱嘔而口苦大槩觀之邪越太陽居多陽明
次之少陽又其次也邪之所著有天受有傳染所感
雖殊其病則一凡人口鼻之氣通乎天氣本氣充滿
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
昔有三人冒霧早行空腹者死飲酒者病飽食者不
病疫邪所著又何異耶若其年氣之來厲不論強弱

劉子剛感之三字

正氣稍衰者觸之即病則又不拘于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即發感之淺者邪不勝正未能頓發或遇饑飽勞碌憂思氣怒正氣被傷邪氣始得張溢榮衛運行之機乃爲之阻吾身之陽氣因而屈曲故爲熱其始也格陽於內不及於表故先凜凜惡寒甚則四肢厥逆陽氣漸積鬱極而通則厥回而中外皆熱至是但熱而不惡寒者因其陽氣之通也此際應有汗或反無汗者在乎邪結之輕重也即使有汗乃肌表之汗若外感在經之邪一汗而解今邪在半表半裏表

使剝作便

精劉作邪

雖有汗徒損真氣邪氣深伏何能得解必俟其伏邪已潰表氣潛行於內乃作太戰精氣自內由膜原以達表振戰止而後熱此時表裏相通故大汗淋漓衣被濕透邪從汗解此名戰汗當卽脈靜身涼神清氣爽霍然而愈然有自汗而解者但出表爲順卽不藥亦自愈也伏邪未潰所有之汗止得衛氣暫通熱亦暫減逾時復熱午後潮熱者至是鬱甚陽氣與時消息也自後加熱而不惡寒者陽氣之積也其惡寒或微或甚因其人之陽氣盛衰也其發熱或短或長或劉伏字上有苦字遺作清劉無此二字有不過二字午後上有甚字剝

劉文解渙見十傳治法內

晝夜純熱或黎明稍減因其感邪之輕重也。疫邪與瘧彷彿但瘧不傳胃惟疫乃傳胃始則皆先稟凜惡寒既而發熱入非若傷寒發熱而兼惡寒也。至於伏邪動作方有變證其迹或從外解或從內陷從外解者順從內陷者逆更有表裏先後不同有先表而後裏者有先裏而後表者有但表而不裏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表裏偏勝者有表裏分傳者有表而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從外解者或發斑或戰汗狂汗自汗盜汗從內陷者胸膈痞悶心下脹滿或腹中痛或

德振唇生黃黑並作唇舌黃黑不然唇黃二字未妥

劉文作後

燥結便秘或熱結旁流或協熱下利或嘔吐惡心譖語唇黃舌黑胎刺等證因證而知變因變而知治此言其太畧詳見脈證治法諸條

痘疫初起劉文痘疫初起治法

痘疫初起先憎寒而後發熱日後但熱而無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數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頭疼身痛其時邪在夾脊之前腸胃之後雖有頭疼身痛此邪熱浮越於經不可認爲傷寒表證輒用麻黃桂枝之類強發其汗此邪不在經汗之徒傷

劉自仲景而後習傷寒家遇
溫疫而用麻桂不知誤治幾許
先生產原飲可謂独闢蹊叢

表氣熱亦不減又不可下此邪不在裏下之徒傷胃
氣其渴愈甚宜達原飲

達原飲

厚朴一錢

草菓仁五分

知母一錢

芍藥一錢

黃芩一錢

甘草五分

檳榔二錢

右用水一升鍾煎八分午後溫服

按檳榔能消能磨除伏邪爲疎利之藥又除嶺南瘴氣厚朴破戾氣所結草菓辛烈氣雄除伏邪蟠踞三味協力直達其巢穴使邪氣潰敗速離膜原

原病

從傷與守暑感天地之常氣至所

謂橫速膜原是也

畜血

從小便畜血至仍從胃治

補瀉兼施

足登半瘧下子之脉有四生火、萬一

劉自仲景而後習傷寒家遇溫疫而用麻桂不知誤治幾許先生產原飲可謂独闢蹊叢

表氣熱亦不減又不可下此邪不在裏下之徒傷胃氣其渴愈甚宜達原飲

達原飲

厚朴一錢

草菓仁五分

知母一錢

芍藥一錢

黃芩一錢

甘草五分

檳榔二錢

右用水二錢煎八分午後溫服

按檳榔能消能磨除伏邪爲疎利之藥又除嶺南瘴氣馬皮毛氣斤舌苔莫上烈氣惟余大邪牆

原

補鴻兼施

從證本應下至或有回生於萬一

論氣行傷不同

從所謂指氣至故謂之雜氣

劉存

損復

從嚴正甫年三十至老得授行氣
利水藥則瘳矣

分緩
金方
骨髓
溢陽
病
升功
中
榮

劉冒
溫疫而
先生善

補瀉兼施

從證本應下至或有回生於萬一
論氣行傷不同

從所謂推氣至放謂之難氣

損復

從嚴正同年辛至老保投行氣
利水藥則瘳矣

歸人時疫

從婦人傷寒時疫至不必拘於漢
語也

劉善

泄如脇痛耳聾寒熱嘔而口苦此邪熱溢於少陽
經也。本方加柴胡一錢。如腰背頸痛此邪熱溢
於太陽經也。本方加羌活一錢。如目痛眉稜骨

痛眼眶痛鼻乾不眠此邪熱溢於陽明經也。本方
加乾葛一錢。證有遲速輕重不等藥有多寡緩

劉自仲景而後習傷寒家遇
溫疫而用麻桂不知誤治幾許
先生產原飲可謂極開重疊

表氣熱亦不減又不可下此邪不在裏下之徒傷胃
氣其渴愈甚宜達原飲

達原飲

厚朴一錢

草菓仁五分

知母一錢

芍藥一錢

黃芩一錢

甘草五分

檳榔二錢

右用水二錢煎八分午後溫服

按檳榔能消能磨除伏邪爲疎利之藥又除嶺南瘴氣厚朴破戾氣所結草菓辛烈氣雄除伏邪蟠踞三味協力直達其巢穴使邪氣潰敗速離膜原

劉本拔病作屋

是以爲達原也。熱傷津液加知母以滋陰。熱傷榮氣加白芍以和血。黃芩清燥熱之餘。甘草爲和中之用。以後四味不過調和之劑。如渴與飲非拔病之藥也。凡疫邪游溢諸經當隨經引用以助升渺。如脇痛耳聾寒熱嘔而口苦。此邪熱溢於少陽經也。本方加柴胡一錢。如腰背項痛。此邪熱溢於太陽經也。本方加羌活一錢。如目痛眉稜骨痛眼眶痛。鼻乾不眠。此邪熱溢於陽明經也。本方加乾葛一錢。證有遲速輕重不等。藥有多寡緩

劉李無病家已下二十字有更不可
執帶。間有感之舞者。舌上白胎亦薄。熱亦不甚。而
無數脉。其不傳裏者。一二劑自解。稍重者必從汗
解。如不能汗。乃邪氣蟠踞於膜原。內外隔絕。表氣
不能通於內。裏氣不能達於外。不可強汗。病家見
加發散之藥。便欲求汗。誤用衣被壅塞。不可用或將湯火。

慰蒸入。舊非法也。然表裏隔絕。此時無過溢之邪在
經。三陽加法不必用。宜照本方。叫也。感之重者。古
上胎如積粉滿布。無隙服湯後。不從汗解而從內

渴即速原火。

劉李無甚。下九字。

可用四字

堤劉作退。

劉
淹。復之淹。續不快。之狀。

據今吸氏院

本陷者。舌根先黃。漸至中央。邪漸入胃。此三消飲證。
若脈長洪。而數大。汗多。渴此邪氣適離膜原。欲表
未表。此曰虎湯證。如舌上純黃色。兼見裏證。爲邪
已退入胃。此又承氣湯證也。有兩三日。卽潰而離膜
原者。有半月十數日。不傳者。有初得之。四五日淹
澪。攝五六日後。陡然熱張者。凡元氣勝者。毒易
傳化。元氣薄者。邪不易化。卽不易傳。設遇他病久
鬱。又微疫能感。不能化安。望其傳。不傳。則邪不
去。邪不去。則病不瘳。延繩日久。愈沉。愈伏。多致不。

起時師誤認，怯證。日進參芪，愈壅愈固，不死不休。

傳變不常。賈存添一論序

即庫也

疫邪爲病。有從戰汗而解者。有從自汗盜汗狂汗而解者。有無汗竟傳入胃者。有自汗淋漓熱渴反甚終得戰汗方解者。有胃氣壅鬱必用下乃得戰汗而解者。有表以汗解裏有餘邪。不因他故。越三五日前證復發者。有發黃因下而愈者。有發黃因下而班出者。有竟從發班而愈者。有裏證急雖有班非下不愈者。

劉卒男子音或字

一卒則作風

劉危作通

一卒作卒劉卒作原

注一作塗

劉卒蓋卒作凡字

此則傳變不常亦疫之常變也。有局外之變者。男子適逢淫慾或向來下元空虛。邪熱乘虛陷於下焦氣道不施。以致小便閉塞。小腹脹滿。每至夜即發熱。與導赤散五苓五皮之類分毫不效。得大承氣不服。小便如注而愈者。或裏有他病。一觸之虧。邪乘宿昔所損而傳者。如失血崩帶經水適來適斷。心痛肺氣瘀火喘急。凡此皆非常變。太抵邪行如水。惟注者受之。傳變不常皆因人而使。蓋因疫而發舊病。治法無論某經某病。但治其疫。而舊病自愈。

傳變不常

某急證急攻，劉東源論得自愈。

瘟疫發熱一二日。舌上白胎如積粉。早服達原飲。午前舌變黃色。隨現胸膈滿痛。大渴煩躁。此伏邪卽潰。邪毒傳胃也。前方加大黃下之。煩渴少減。熱去六七。午後復加煩躁發熱。通舌變黑生刺。鼻如烟煤。此邪毒最重。復瘀到胃。急投大承氣湯。傍晚大下。至夜半熱退。次早鼻黑胎刺如失。此一日之間而有三變。數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傳變亦速。用藥不得不緊設。此證不服藥。或投緩劑。羈遲二三日必死。

德按此不惟因毒甚。傳變三速。即所謂元氣勝者。毒易傳化者也。

劉乃其作皆此

設不死。服藥亦無及矣。嘗見瘟疫二三日卽斃者。乃其類也。

○表裏分傳

瘧疫舌上白胎者。邪在膜原也。舌根漸黃至中央。乃邪漸入胃。設有三陽現證。用達原飲三陽加法。因有裏證。復加大黃。名三消飲。三消者。消內。消外。消不內。不外也。此治疫之全劑。惟毒邪表裏分傳。膜原尚有餘結者。宜之。

三消飲

五味子二錢

表裏分傳

白芍

白芩

黃芩

大黃

劉本無不卒

檳榔

草菓

厚朴

白芍

甘草

知母

黃芩

大黃

葛根 烹服

羌活

柴胡

大黃

劉幸作邪熱

劉幸作邪熱

劉曰：按中兩點火未題無創意。白虎當用干服。達原久後邪未會也。之前此間分際審度。非良不易。

白虎湯

白虎湯

白虎湯

白虎湯

白虎湯

白虎湯

白虎湯

白虎湯

石膏一兩

知母五錢

甘草五錢

甘草五錢

甘草五錢

炒米一撮

劉幸無湯早

加薑煎服

按白虎湯辛涼發散之劑。清肅肌表氣分藥也。蓋毒邪已潰。東結漸開。邪氣方離。膜原尚未出表。然人內外之氣已通。故多汙。脉長洪而數。白虎辛涼解散。服之或戰汗。或自汗。而解。若癰瘍初起。脈雖數。未至洪大。其時邪氣蟠踞於膜原。宜達原飲。誤用白虎。既無破結之能。但求清熱。是猶揚湯止沸耳。若邪已入胃。非承氣不愈。誤用白虎。既無逐邪之能。徒以剛悍而伐胃氣。反抑邪毒。致脉不行。因而

細小。又認陽證得陰脉，妄言不治。醫見脉微欲絕，益不敢議。下曰：惟雜進寒涼以爲穩當，愈投愈危，至死無悔。此當急投承氣緩緩下之。太脈自復。

內壅不汗

劉李無邪案已下二十三字表。表上
有瘟疫二字乃亨作次字無大證也。四字嘗見二字作運進二字一毫二字作絕二字。

邪發於半表半裏。一定之法也。至於傳變或出表或入裏。或表裏分傳。醫見有表復有裏。乃引經論先解其表。乃攻其裏。此大謬也。嘗見大劑麻黃連進一毫。無汗轉見煩躁者何耶。蓋發汗之理自內由中以達表。今裏氣結滯。陽氣不能敷布於外。卽四肢未免厥。

劉李無邪案已下二十三字表。表上
有瘧疫二字乃亨作次字無大證也。四字嘗見二字作運進二字一毫二字作絕二字。

逆。又安能氣液蒸蒸以達表。譬如縛足之鳥。乃欲飛升。其可得乎。蓋鳥之將飛。其身必伏。先縱足。而後揚翅。方得升舉。此與戰汗之義同。又如水注閉其後竅。則前竅不能涓滴。與發汗之義同。凡見表裏分傳之證。務宜承氣先通其裏。裏氣一通。不待發散。多有自能汗解。

下後脉浮。六日利鑑不如。不善用者以其人裏。證下後脉浮。而微數。身微熱。神氣或不爽。此邪熱浮於肌表。裏無壅滯也。雖無汗。宜白虎湯。邪從汗解。

邪上二有候。亨

靈樞邪客篇
其病新發者
覆杯則臥汗
出則已矣人
者三飲而已

劉車下遲作不瘡

劉車下後脉浮下有邪氣復老寒

若太下後或數下後脉空浮而數按之豁然如無當汗解遷延五六日脉證不改仍不得汗者以其人或自利經久或素有他病先虧或本病日久下遲或反覆數下以致週身血液枯涸故不得汗白虎辛涼除肌表散漫之熱邪加入參以助週身之血液於是經絡潤澤元氣鼓舞腠理開發故得汗解

下後脉復沉

裏證脉沉而數下後脉浮者當得汗解今不得汗後

二三日脉復沉者膜原餘邪復瘀到胃也宜更下之更下後脉再浮者仍當汗解宜白虎湯

邪氣復聚

劉車下後脉復聚

裏證下後脉不浮煩渴減身熱退越四五日復發熱者此非關飲食勞復乃膜原尚有餘邪隱匿因而復發此必然之理不知者每每歸咎於病人誤也宜再下之卽愈但當少與慎勿過劑以邪氣微也

劉車下後身反熱

應下之證下後當脉靜身涼今反發熱者此內結開

孟子論上卷

邪氣復聚下後身復熱

劉幸胃上有此時二字

劉幸胃氣耳下有然非比傷寒
有結胃症氣之更十二字日後傳
胃下有仍字

正氣通鬱陽暴伸也。卽如爐中伏火。撥開雖焰不久。
自息此與下後脉反數義同。若瘟疫發膜原當日。

漸加熱。胃尚無邪誤用承氣。更加發熱。實非承氣使
然。乃邪氣方張分內之熱也。但嫌下早之誤。徒傷胃
氣耳。曰後傳胃再當下之。又有藥煩者與此懸絕詳。
載本條。

下後脉反數

應下失下。口燥舌乾而渴。身反熱減。四肢時厥欲得
近火壅被。此陽氣伏也。旣下厥回去。爐滅被脉大而

當作權

劉幸性作勢幸。劉曰其幸指病言性宜解作勢幸。

劉幸無類字

辨人血
醫學取同

加數舌上生津不思水飲。此裏邪去。鬱陽暴伸也。宜
柴胡清燥湯去花粉知母加葛根隨其性而升泄之。
此證類近白虎。但熱渴旣除。又非白虎所宜也。

其因證數攻

瘧疫下後二三日。或一二日舌上復生胎刺邪未盡
也。再下之胎刺雖未去已無鋒芒而軟然熱渴未除。
更下之熱渴減胎刺脫。日後更復熱。又生胎刺更宜
下之。余里周因之者。患疫月餘胎刺凡三換計服大
黃二十兩。始得熱不復作。其餘脈證方退。所以凡下

劉幸無二字無而字錄也下
有已字
劉幸無更字

劉幸幸退下有也字

不以數計。有是證則投是藥。醫家見理不透。經歷未到中道生疑。往往遇此證。反致擔擗。但其中有間日。一下者有應連下三四日者。有應連下一日間一日。

劉存中間半作中半

劉存中緩急

劉存無半掌有其間三章徐著

者其間寬緩之施。有應用柴胡清燥湯者。有應用犀角地黃湯者。至投承氣。某日應多與。某日應少與。如其不能得法。亦足以悞事。此非可以言傳。貴乎臨時斟酌。人也。同土

朱海疇者年四十五歲。患疫得下症。四肢不舉。身臥如塑。目閉口張。舌上胎刺間其所苦。不能答。因問其

人也。同土

子兩三日所服何藥。云進承氣湯三劑。每劑投大黃兩條。不効。更無他策。惟待日而已。但不忍坐視。更祈一診。余診得脉。尚有神。下證悉具。藥淺病深也。先投大黃十兩五錢。自有時而少動。再投舌刺無口。漸開能言。三劑舌胎少去。神思稍爽。四日服柴胡清燥湯。五日復生。苔刺煩熱又加。再下之。七日又投承氣養榮湯。熱少退。八日仍用大承氣。肢體自能少動。計半月共服大黃十二兩。而愈。又數日始進糜粥。調理兩月平復。凡治全人。所遇此等。不過二三人而已。姑

劉存無半掌有其間三章

五更論二

因證數攻

徐車有耳字

劉車削耳字

徐劉車痛作瘡

痘病論 卷 痘愈結存 下隔

病愈結存

瘟疫下後脉證俱平。腹中有塊。按之則痛。自覺有所阻而膨悶。或時有升降之氣。往來不利。常作蛙聲。此邪氣已盡。其宿結尚未除也。此不可攻。攻之徒損元氣。氣虛益不能傳送。終無補於治結。須飲食漸進。胃氣稍復。津液流通。自能潤下也。嘗遇病愈後。食粥累月。結塊方下。堅黑如石。

下隔

瘧疫愈後。脈證俱平。大便二三旬不行。時時作嘔。飲食不進。雖少與湯水。嘔吐愈加。此爲下隔。益下既不通。必返於上。設誤認番胃。乃與牛黃狗寶及誤作寒氣。與藿香。木香。陳之類。悞也。宜調胃承氣熱服。頓下宿結。及溏糞粘膠惡物。臭不可當者。嘔吐立止。所謂欲求南風。須開北牖。是也。嘔止。慎勿躁。補若少與。參芪。則下焦復閉。嘔吐仍作也。此與病愈結存彷彿。彼則妙在往來蛙聲一證。故不嘔而能食。可見毫釐之差。遂有千里之異。按二者大便俱閉。脉靜。身涼。一

劉車無是字

劉車無也字

劉車無臭不可言者。章有則字

禮記經解云
房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
謬以千里

劉幸無矣享

醫以子臣
御醫者多
良醫者少
非庸醫者多

安一危者。在乎氣通氣塞之間而已矣。

勿拘結糞

劉幸有中享
劉幸深作治

擊肘詳見家
語屬後解

溫疫可下者。約三十餘證不必悉具。但見舌黃心腹
痞滿。便於達原飲加大黃下之設。邪在膜原者已有
行動之機。欲離未離之際。得大黃促之而下。實爲開
門祛賊之法。即使未愈。邪亦不能久羈。二三日後。餘
邪入胃。仍用小承氣徹其餘毒。大凡客邪貴乎早逐。
乘人氣血未亂。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
投劑不至擊肘。愈後亦易平復。欲爲萬全之策者。不

劉幸諱作量

此事雖非待久之脫。乃當日已後。烏
腹之分也。下之謂當日之前。陽之分也。
故曰下無大脫。下不最晚。早為善耳。
劉幸勿拘二字。單用拘。
劉幸削疎。不知二字改作蓋字。

劉幸深作置

史記項羽本
記此所謂養
凡自遺思也

溫疫論上卷

注意逐邪勿拘結糞

七

過知邪之所以在。早拔去病根爲要耳。但要諒人之虛
實。度邪之輕重。察病之緩急。瑞邪氣離膜原之多寡。
然後藥不空投。投藥無太過不及之弊。是以仲景自
大柴胡以下。立三承氣。多與少與。自有輕重之殊。勿
拘於下。不厭遲之說。應下之証。見下無結糞。以爲
下之早。或以爲不應下之證。誤投下藥。殊不知承氣
本爲逐邪而設。非專爲結糞而設也。必俟其糞結血
液爲熱。所搏變證迭起。是猶養虎遺患。醫之咎也。况
多有溏糞失下。但蒸作極臭。如敗醬。或如鵝泥。臨死

劉李削假改作試觀

自取圖書
卷之三

劉李加者似此三字是字有其字

劉徐李作因邪熱致燥結

劉李改文字

劉李改作是又一說也然要

不結者。但得穢惡一去。邪毒從此而消。脉證從此而退。豈徒致致糞結而後行哉。假如經枯血燥之人。或老人血液衰少。多生燥結。或病後血氣未復。亦多燥結。在經所謂不更衣。十日無所苦。有何妨害。是知燥結。不致損人邪。毒之爲殞命。也要知因邪致熱。熱致燥燥致結。非燥結而致邪熱也。但有病久失下。燥結爲之壅閉。瘀邪鬱熱益難得泄。結糞一行氣通而邪熱乃泄。此又前後之不同。總之邪爲本。熱爲標。結糞又其標也能早去。其邪安患燥結耶。

劉李作壁言

嚴氏濟生方論曰今之所論病疾者即古方所謂滯下是也。芍藥湯方出子戰汗茶

劉李加者則而四字

假令滯下本無結糞。初起質實。頻數窘急者。宜芍藥湯加大黃下之。此豈亦因結糞而然耶。乃爲逐邪而設也。或曰。得毋爲積滯而設與。余曰。非也。邪氣客於下焦。氣血壅滯鬱而爲積。若去積以爲治。已成之積方去。未成之積復生。須用大黃逐去其邪。是乃斷其生積之源。榮衛流通。其積不治而自愈矣。更有虛痢。又非此論。

劉原作又病者。覺無至有故字。
或問。脈證相同。其糞有結。有不結。何也。曰。涼其人。病至大便當即不行。續得蘊熱。益難得出。蒸而爲結也。

劉刺也一者三早加一四早

按結下宜加是早不然恐難分析

一者其人平素大便不實雖胃家熱甚但蒸作極臭
狀如粘膠至死不結應下之證設引經論初硬後必
溏不可攻之句誠爲千古之弊

結亦即陽明病大承氣條下

大承氣湯

大黃五錢

厚朴一錢

枳實一錢

芒硝三錢

厚朴一錢

枳實一錢

水薑煎服弱人減半邪微者各復減半

小承氣湯

大黃五錢

厚朴一錢

枳實一錢

劉刺卒結作極
九早能下有此大承氣之所由立也

水薑煎服

調胃承氣湯

大黃五錢

芒硝二錢

甘草一錢

胃水薑煎服

按三承氣湯功用彷彿熱邪傳裏但上焦痞滿者
宜小承氣湯中有堅結者加芒硝更堅而潤燥病

久失下雖無結糞然多粘膩結臭惡物得芒硝則
大黃有蕩滌之能設無痞滿惟有宿結而有瘀熱

者調胃承氣宜之承氣功效俱在大黃餘皆治

劉存皆下作丸服三至無或吐下
十二年

湯下

畜血

大小便畜血。便血。不論傷寒時疫。盡因失下邪熱久。羈無由以泄。血爲熱搏。溢於經絡。敗爲紫血。溢於腸胃。腐爲黑血。便色如漆。大便反易者。雖結糞得瘀。而潤下。結糞雖行。真元已敗。多至危殆。其有喜笑加狂者。此胃熱波及於血分。血乃心之屬。血中留火。延蔓心家。宜其有是證矣。仍從胃治。

劉存削大便。乞血已下。土亨盡字。
改作總亨削無由。亨以亨作不亨。

劉存潤下。亨下注云句難解。

波及左傳字

發黃一證。胃實失下。表裏壅閉。鬱而爲黃。熱更不泄。搏血爲瘀。凡熱經氣不鬱。不致發黃。熱不于血分。不致畜血。同受其邪。故發黃而兼畜血。非畜血而致發黃也。但畜血一行。熱隨血泄。黃因隨減。嘗見發黃者。原無瘀血。有瘀血者。原不發黃。所以發黃當咎在經鬱。若專治瘀血誤也。胃移熱於下焦氣分。小便不利。熱結膀胱也。移熱於下焦血分。膀胱畜血也。小腹硬滿。疑其小便不利。今小便自利者。責之畜血也。小便不利。亦有畜血者。非小便自利。便爲畜血也。

劉存削專字

劉存也下。留月字。乞下。便自利四年。

劉存作宣字

劉本加苦辛亦辛作更字有字
作與辛血室下有二症二字

劉本葉冬加脩製法

胃實失下。至夜發熱者。熱留血分。更加失下。必致瘀血。
初則晝夜發熱。日晡益甚。既投承氣湯。日熱減。
至夜獨熱者。瘀血未行也。宜桃仁承氣湯。服湯後熱除。
爲愈。或熱時前後縮短。再服。再短畜血盡。而熱亦盡。
大勢已去。亾血過多。餘焰尚存者。宜犀角地黃湯。
調之。若至夜發熱。亦有瘧瘧。有熱入血室。皆非畜血。
並未可下。宜審。

桃仁承氣湯方

大黃生熟
酌用

芒硝

桃仁

當歸酒洗

劉本葉冬少火量

犀角地黃湯方

生地黃一兩

白芍三錢

丹皮二錢

犀角二錢

丹皮酒洗

白芍水煎

劉本無方處文
徐本調作加字

劉本無病字

劉辛初作起而劉改作初

劉辛無所遇亦存以万一八字有絕

劉辛無所遇亦存以万一八字有絕
第二字

狂血自下者愈血結不行者宜抵當湯今瘟疫初無表證而惟胃實故腸胃畜血多膀胱畜血少然抵當湯行瘀逐畜之最者無分前後二便並可取用然畜血結甚者在桃仁力所不及宜抵當湯蓋非太毒猛厲之劑不足以抵當故名之然抵當證所遇亦少存此以備萬一之用

抵當湯方

大黃五錢
蜜丸二十枚炙乾研碎

桃仁五錢研水蛭炙乾爲末五分
如泥

照常煎服

發黃疽是府病非經病也

疫邪傳裏遺熱下焦小便不利邪無輸泄經氣鬱滯其傳爲疽身白如金者宜茵陳湯

茵陳一錢

山梔一錢

大黃五錢

水薑煎服

按茵陳爲治疽退黃之專藥今以病症較之黃因小便不利故用山梔除小腸屈曲之火瘀熱既除小便自利當以發黃爲標小便不利爲本及論小

劉及論三字改作若

劉徐辛作發黃
徐辛以發黃痘已下十字
置疫邪傳裏更勾上連下
讀

據目錄宣補
填發黃二字
為題
發黃
痘云々十字
宜連下行疫
邪滿
接次行宜補
茵陳湯方四
字

劉添者又當止四字

劉徐李有愚極曰論矣黃有從濕熱
有從陰寒皆陰陽發黃確有其症何得
云乎湿熱之氣黃尤甚大
約如合麯然飲入于胃之氣
董蒸則成濕熱之氣千人
肌腠遂成黃病燥火馬口之理
此言皆吳君白圭之說

多岐亡羊列子說符

便不利。病原不在膀胱。乃係胃家移熱。又當以小便不利爲標。胃實爲本。是以大黃爲專功。山梔次之。茵陳又其次也。設去大黃而服山梔茵陳。是忘本治標鮮有効矣。或用茵陳五苓。不惟不能退黃。小便間亦難利。

且舊論發黃有從濕熱。有從陰寒者。是亦妄生枝節。學者未免有多岐之惑矣。夫傷寒時疫。既以傳裏。皆熱病也。燠萬物者莫過於火。是知大熱之際燥必隨之。又何暇生寒。生濕。辟若水炭。豈容並處耶。

劉辛作欲久食不能
劉辛無腹不滿三字

旣無其證焉。有其方智者所不信。古方有三承氣證。便於三承氣。加茵陳山梔。當隨證施治。方爲盡善。

又曰邪在胸膈。心煩喜嘔。欲吐不吐。雖吐而不得大吐。腹不滿。欲飲不能飲。欲食不能食。此疫邪留於胸膈。宜瓜蒂散吐之。

瓜蒂散
甜瓜蒂一錢 赤小豆二錢研碎

生山梔仁二錢

右用水上鍾煎一鍾後入赤豆煎至八分先服四分一時後不吐再服盡之未盡煩滿尚存者再

煎服如無瓜蒂以淡豆豉二錢代用

辨明傷寒時疫

子言云々見
吳氏自序

或曰子言傷寒與時疫有霄壤之隔今用三承氣及桃仁承氣抵當茵陳諸湯皆傷寒方也既用其方必同其症子何言之異也曰夫傷寒必有感冒之因或單衣風露或強力入水或臨風脫衣或當簷出浴當

劉李作達
劉改作隨

劉作至於

劉削是但其發也各半加
但享

劉李是傷寒已下至其所同者四十六句錯置原文使易讀因以朱字舉示二号至第八

標碌与力音
通後世醫書
方力多作勞

覺肌肉粟起既而四肢拘急惡風惡寒然後頭疼身痛發熱惡寒脉浮而數脉緊無汗爲傷寒脉緩有汗爲傷風若時疫初起原無感冒之因忽覺凜凜以後但熱而不惡寒然亦有所觸因而發者或餓飽勞碌或焦思氣鬱皆能觸動其邪是促其發也不因所觸無故自發者居多促而發者十中之一二耳且傷寒投劑一汗而解時疫發散雖汗不解傷寒不傳染於人時疫能傳染於人傷寒之邪自毫竅而入時疫之邪自口鼻而入傷寒感而即發時疫感久而後發傷

寒汗解在前。時疫汗解在後。傷寒投劑可使立汗。時疫汗解俟其內潰汗出自然不可以期。傷寒解以發汗。汗時疫解以戰汗。傷寒發斑則病篤。時疫發斑則病衰。傷寒感邪在經。以經傳經。時疫感邪在內。內溢於經。經不自傳。傷寒感發甚暴。時疫多有淹纏二三日。或漸加重。或淹纏五六日。忽然加重。傷寒初起。以發表爲先。時疫初起。以疎利爲主。種種不同。其所同者。傷寒時疫皆能傳胃。至是同歸於一。故用承氣湯輩。普濟方導邪而出。要之傷寒時疫始異而終同也。傳良方夫傷寒

劉本作但

削苦字

削所字

劉本添則改二字削何耶固有四字

之邪。自肌表一逕傳裏。如浮雲之過太虛。原無根蒂。惟其傳法始終有進而無退。故下後皆能脫然而愈。若時疫之邪。始則匿於膜原。根深帶固。發時與榮衛交併。客邪經由之處。榮衛未有不被其所傷者。因其傷故名曰潰然。不潰則不能傳。不傳邪不能出。邪不出而疾不瘳。然時疫下後。多有未能頓解者。何耶。蓋疫邪每有表裏分傳者。因有一半向外傳。則邪留於肌肉。一半向內傳。則邪留於胃家。邪留於胃。故裏氣結滯。裏氣結表。氣因而不通。於是肌肉之邪。不能即

達於肌表下後裏氣一通表氣亦順向者鬱於肌肉之邪方能盡發於肌表或斑或汗然後脫然而愈傷

寒下後無有此法雖曰終同及細較之而終又有不同者

來或曰傷寒感天地之正氣時疫感天地之戾

氣既不同俱用承氣又何藥之相同也曰風寒疫

邪與吾身之真氣勢不兩立一有所著氣壅火積氣

也火也邪也三者混一興之俱化失其本然之面目

至是均謂之邪矣但以驅逐爲功何論邪之同異也

假如初得傷寒爲陰邪主閉藏而無汗傷風爲陽邪

劉空是二字作則字

劉假令依舊前二主字

主開發而多汗始有桂枝麻黃之分原其感而未化也傳至少陽並用柴胡傳至胃家並用承氣至是亦無復有風寒之分矣推而廣之是知疫邪傳胃治法無異也

發斑戰汗合論

凡疫邪留於氣分解以戰汗留於血分解以發斑氣屬陽而輕清血屬陰而重濁是以邪在氣分則易竦透邪在血分恒多膠滯故陽主速而陰主遲所以從戰汗者可使頓解從發斑者當圖漸愈

劉前故字加也字

劉空論作說

劉作痘

劉前故字加也字

戰汗

邪當作怫

疫邪先傳表後傳裏。忽得戰汗。經氣輸泄。當卽脈靜。身涼煩渴頓除。三五日後。陽氣漸積。不待飲食勞碌。或有反復者。蓋表邪已解。裏邪未去。總覺發熱。下之即解。疫邪表裏分傳。裏氣壅閉。非汗下不可。汗下之未盡。日後復熱。當復下。復汗。瘟疫下後。煩渴減。腹滿去。或思食。而知味。裏氣和也。身熱未除。脉近浮。此邪氣拂鬱於經。表未解也。當得汗解。如未得汗。以柴胡清燥湯。和之。復不得汗者。從漸解也。不可苛求。

其汗應下。失下氣消血耗既下。欲作戰汗。但戰而不汗者危。以中氣虧微。但能降陷。不能升發也。次日當期復戰。厥回汗出者生。厥不回汗不出者死。以正氣脫不勝其邪也。戰而厥回無汗者。真陽尚在。表氣枯涸也可。使漸愈。凡戰而不復。忽症者必死。症者身如尸。牙關緊。目上視。凡戰不可擾動。但可溫覆。擾動則戰而中止。次日當期復戰。戰汗後復下。後越二三日。反腹痛不止者。欲作滯下也。無論已見積。未見積。宜芍藥湯。

劉本無授享

劉本無症者已下十二字。忽症下。有身如尸齒緊目上視八字。

芍藥湯方

白芍藥一錢

劉生妙的用
姜汁炒

當歸一錢

檳榔二錢

厚朴一錢

姜汁炒

甘草七分

水薑煎服。裏急後重。加大黃三錢。紅積倍芍藥。白積倍檳榔煎服。

自汗

接取連原火後得者

劉本自汗下有解時有汗四序。
劉本作姜引無三錢煎服四早。

自汗者。不因發散。自然汗出也。伏邪中。潰氣通得汗。邪欲去也。若脉長洪而數。身熱大渴。宜白虎湯。得戰汗。方解。若裏證下後續得自汗。雖二三日不止。甚則

劉本無苦字。

劉本無苦字。

劉作小柴胡

劉本法作葉前與吳十八享。
劉本若誤認為表虛已下至誤矣。
後置之篇尾。

四五日不止。身微熱。熱甚。則汗甚。熱微。汗亦微。此屬實。乃表有留邪也。邪盡。汗止。汗不止者。宜柴胡湯。以佐之。表解。則汗止。設有三陽經證。當用三陽隨經加減法。與協熱下利投承氣同義。表裏雖殊。其理則一。若誤認爲表虛。自汗。輒用黃芪實表。及止汗之劑。則誤矣。有裏證時。當盛暑。多作自汗。宜下之。白虎證。自汗。詳見前。若面無神色。唇口刮白。表裏無陽證。喜熱飲。稍冷。則畏。脉微。欲絕。忽得自汗。淡而無味者。爲虛脫。夜發。則晝死。晝發。則夜亡。急當峻補。補不及者。死。

劉本有表邪盡去四厚

劉本有勾葉亦自愈若瘟邪未盡
去汗二字

劉徐本內厚下有今內有伏熱變
遇衛氣而陽相搏熱蒸于外則腰
理開而盜汗出矣若內伏之邪更劇
盜汗自止數勺無行於陰已下數字

大病愈後數日每飲食及驚動卽汗此表裏虛怯宜
人參養榮湯倍黃芪。人參養榮湯白芍裏濕細青草
盜汗苔面薄脈微唇口白舌裏濕細青草
裏證下後續得盜汗者表有微邪也若邪甚竟作自
汗。伏邪中潰則作戰汗矣。凡人目張則衛氣行於陽
目瞑則衛氣行於陰。行陽謂升發於表。行陰謂斂降
於內行於陰不能衛護其表毫竅空疎微邪乘間而
出邪盡而盜汗自止設不止者宜柴胡湯以佐之。
時疫愈後脉靜身涼數日後反得盜汗及自汗者此

屬表虛宜黃芪湯

細嚼良東雷然而愈

柴胡湯

諸病開始於熱坐火候始發而細火慢火

柴胡三錢

黃芩一錢

其入陳皮一錢

甘草一錢

生薑一錢

大棗二枚

古方用人參半夏今表實故不用人參無嘔吐不

加半夏

共頭炒研末取實實溫血之類散

黃芪湯

導火溫氣實火分五平首療頭瘡

不黃芪三錢

實春五味子五分

當歸一錢

白朮一錢

甘草五分

水煎服

劉徐本無分量有藥法

劉徐本作表裡實汗下有次序

劉本無照常煎服四字
劉無淨

劉作必有

痘疹論上卷
照常煎服如汗未止加麻黃淨根一錢五分無有
不正者然屬實者常多屬虛者常少邪氣盛爲實
無熱爲虛若顛倒誤用未免實實虛虛之誤臨證
當慎用火寒半夏令毒實姑不限火參無利火不
狂汗

狂汗者伏邪中潰欲作汗解因其人稟賦充盛陽氣
衝擊不能頓開故忽然坐臥不安且狂且躁少頃大
汗淋漓狂躁頓止脉靜身涼霍然而愈

發斑

劉本有數句與黃本文不同即就
原文旁書之

邪留血分裏氣壅閉非下不能發斑斑出爲毒邪外
解下後斑漸出更不可天下設有下諂少與承氣緩
緩下之若復大下中氣不振斑毒內陷則危宜托裏

舉斑湯 托裏舉斑湯方

白芍藥

當歸各一錢

升麻五分

白芷七分

柴胡七分

川山甲一錢

爲粗末研碎

水薑煎服下後斑漸出復大下斑毒復隱反加循
衣模牀撮空理線脈漸微者危本方加入參一錢

補不及者死。若未下而先發班者設有下證少與承氣須從緩下。

劉本有有孚而劉削有下症以孚加一痘字

下證以邪未盡不得已而數下之間有兩目如溢舌反枯乾津不到咽唇口燥裂緣其人所稟陽臟素多火而陰虧今重下津液宜清燥養榮湯設熱渴未除裏證仍在宜承氣養榮湯

劉本孚論字

解後宜養陰忌投參木夫疫乃熱病也邪氣內饑陽氣不得宣布積陽爲火

城淮南子主術篇條城決塘註云城水城也塘堤也皆所以蓄水也

劉改異作他

劉改凡作解後改至時作或

癥腰五衡有
流火流痰城
病醫大全凡
腿上或頭面
紅赤肿熱流
散舞定以城
水拂上旋起
白霜者此流
火也

陰血每爲熱搏暴解之後餘煩尚在陰血未復大忌參芪白朮得之反助其壅鬱餘邪留伏不惟目下淹纏日後變生異證或周身痛痺或四肢攣急或流火結痰或遍身瘡瘍或兩腿鑽痛或勞嗽湧痰或氣毒流注或痰核穿漏皆驟補之爲害也凡有陰枯血燥者宜清燥養榮湯若素多痰及少年平時肥盛者投之恐有泥膈之弊亦宜斟酌太抵時疫愈後調理之劑投之不當莫如靜養節飲食爲第一

清燥養榮湯

直使論二卷

解後宜養陰忌投參木

卷

青竹知母 天花粉 當歸身 酒洗 白芍

地黃汁 陳皮 甘草

加燈心煎服。表有餘熱。宜柴胡養榮湯。

柴胡養榮湯

柴胡 黃芩 陳皮 甘草

當歸 白芍 生地 知母

天花粉

薑棗煎服。裏證未盡。宜承氣養榮湯。

承氣養榮湯

葛根湯。分消頭面。大風頭目。大渴。

知母 當歸酒洗 芍藥 生地
大黃生熟
兩用 枳實麸炒 厚朴姜炒

今水薑煎服。痰涎湧甚。胸膈不清者。宜瓜貝養榮湯。
瓜貝養榮湯

知母 花粉 貝母 瓜萎實
橘紅 白芍 當歸 紫蘇子

水薑煎服。

劉氏原匙作的表裡更有暫利旋害之不同論

眼用參宜忌。有前利後害之不同。

凡人參所忌者。裏證耳。邪在表及半表半裏者。投之。

五之論二卷

用參宜忌。有前利後害之不同。

毛

不妨表有客邪者。古方如參蘇飲。小柴胡湯敗毒散。是也。半表半裏者。如久瘧挾虛。用補中益氣。不但無礙。而且得効。即使暴瘧邪氣正盛。投之不當。亦不至脹爲無裏證也。夫裏證者。不特傷寒。瘟疫傳胃。至如雜證氣鬱血鬱火。鬱濕鬱痰。鬱食。鬱之類。皆爲裏證。投之卽脹者。蓋以實填實也。

劉改作覺暫。則人固而三享。
劉卒原文無。當者已下二十三享。

今瘟疫下後。適有暫時之通。卽投人參。因而不脹。醫者病者。以爲用參之後。雖不見佳處。然不爲禍。便爲是福。乃恣意投之。不知胃家喜通惡塞。下後雖通餘。

劉卒作參乃行血裡之補藥。

邪尚在。再四服之。則助邪填實。前證復起。禍害隨至矣。間有失下。以致氣血虛耗者。有因邪盛數下。及大下而挾虛者。遂投人參。當覺精神爽慧。醫者病者。皆以爲得意。明後日再三投之。卽加變證。蓋方下之後。乘其胃家空濶虛。則沾其補。而未見害。弗思餘邪未盡。恣意投之。則漸加壅閉。邪火復熾。愈投而變證愈增。矣。良由下後邪緩虛急。是以補正之効顯。而助邪之害隱也。前後利害之不同者。有如此。

劉卒無良。有所以。

劉方舟卒無良。由已下隱也。二十三享。

劉卒作下後熱不除。

丁發下後間服緩劑。

痘疫論上卷

下後間服緩劑

三

下後或數下。膜原尙有餘結未盡。傳胃邪熱與衛氣相併。故熱不能頓除。當寬緩兩日。俟餘邪聚胃。再下之。宜柴胡清燥湯緩劑調理。

柴胡清燥湯

樂書

卷之三

附以

不薦棗煎服。

後反瘡

卷之二

10

疫邪留於心胸令人痞滿下之痞應去今

劉本無令滿今愈下而痞愈甚几字

其人或因他病先虧。或因新產後氣血兩虛。或
嬌怯。因下益虛。失其健運。邪氣留止。故令痞滿。
下而痞愈。甚若更用行氣破氣之劑。轉成壞證。
附養榮湯。一錢酒洗。當歸一錢。白芍一錢。
生地三錢。乾薑炒一錢。人參一錢。

照常煎服。果如前託。一服痞當如失。倘有下證。下後脉實。痞未除者。再下之。此有虛實之分。一者。有

下證。下後痞卽減者爲實。者表雖微熱。脉不甚數。口不渴。下後痞反甚者爲虛。若潮熱。渴。脉數而痞者。投之禍不旋踵。

下後反嘔。

白芍

生地

劉本不止。下有仍薰心。下脈滿口渴。聲

熱等症。此應下之症。下之錯症。減去六七帖。並減半再下之。脈除熱退渴止。向則少寐。嘔獨轉甚。此疫毒去。而諸證

氣寒也。此教勺劉本原文與他本大異。

半夏藿香湯。半夏藿香。各一錢。炒。乾薑。炒。一錢。水煎服。半夏藿香湯。半夏。五分。水煎服。半夏藿香湯。半夏。一錢。廣陳皮。一錢。白朮。炒。一錢。甘草。五分。水煎服。有前後二證。首尾兩變者。有患時疫。心下脹滿。口渴發熱。而嘔。此應下之證也。下之諸證減去。六七。嘔亦減半。再下之。脈除熱退渴止。向則數日不眠。今則少寐。嘔獨轉甚。此疫毒去。而諸證

除。胃續寒。而嘔甚。與半夏藿香湯一劑。而嘔即止。除。胃續寒。而嘔甚。與半夏藿香湯一劑。而嘔即止。

劉本有下後二字。

溫疫下後脉沉。下證未除。再下之。下後脉浮者。法當

劉李無加斷

劉李無異常

劉李改張尚改先作既

劉李無表邪四卒

汗解。三五日不得汗者，其人預凶津液也。時疫得下證，日久失下，逐日下利，純臭水，晝夜十數行，乃致口燥唇乾，舌裂如斷。醫者誤按仲景協熱下利法，因與葛根黃連黃芩湯服之，轉劇邀予診視，乃熱結傍流急與大承氣，一服去宿糞甚多，色如敗醬，狀如粘膠，臭惡異常。是晚利頓止，次日服清燥湯一劑，脉尚沉，再下之，脈始浮，下證減去，肌表僅存微熱，此應汗解。雖不得汗，然裏邪先盡，中氣和平，所以飲食漸進，半月後忽作戰汗，表邪方解，蓋因下利日久，表裏枯

劉李無所謂已下九章

劉李改作補芳薰施與先
浮後補合論

靈樞嘗衛生
會痛岐伯曰
皆衛者精氣也
也故血之与
氣異名同類
而故奪血者無
汗奪汗無

燥則一也。

補瀉兼施

燥之極，飲食半月，津液漸回，方可得汗，所謂積流而渠自通也。可見脈浮身熱，非汗不解。血燥津枯，非液不汗。昔人以奪血無汗，今以奪液無汗，血液雖殊，枯燥則一也。

痘疫論上卷

補瀉兼施

七

徐劉本有分量本不異

人參養榮湯

人參八分

麥門冬七分

遠五味

地黃七分

當歸八分

白芍藥

太知母七分

陳皮六分

甘草

照常煎服

劉本有若干
劉本無完穀。二字有所傳之積皆下
六年 刘本作參力

劉本有若干

如人方肉食而病適來以致停積在胃用太小承氣連下惟是臭水稀糞而已於承氣湯中但加入人參一味服之雖三四十日所停之完穀及完肉於是方下蓋承氣籍人參之力鼓舞胃氣宿物始動

也。

平和藥煩

躁熱則因不和其得少寐不能生精火應下失下真氣虧微及投承氣下咽少頃額上汗出

髮根燥痒邪火上炎手足厥冷甚則振戰心煩坐臥不安如狂之狀此中氣素虧不能勝藥名爲藥煩凡遇此證急投薑湯卽已藥中多加生薑煎服則無此狀矣更宜均兩次服以防嘔吐不納三次服亦不妨

劉本有或再用三年汁字

徐本有三年匀字作均劉本作匀

劉本改三年下章作或再另飲生姜汁更妙九年

停藥

服承氣腹中不行或次日方行或半日仍吐原藥此

益火論上卷

藥煩 停藥

三

劉本有此則不必加著。參前重則行矣。二者須當細辨。十九字。

劉本固作本有作更然作又

因病久失下，中氣大虧，不能運藥，名爲停藥。乃天元幾絕太凶之兆也。宜生薑以和藥性，或加人參以助胃氣，更有邪實，病重劑輕，亦令不行。當審。

醫學虛煩似狂

時疫坐臥不安，手足不定。臥未穩則起坐，纔著坐卽亂走。纔抽身，又欲臥，無有寧刻。或循衣模牀，撮空撲指。師至，纔診脈，將手縮去，六脈不甚顯。尺脉不至。此平時斬喪根源，虧損因不勝其邪。元氣不能主持，故煩躁不寧，固非狂證。其危有甚于狂也。法當太補。然

有急下者，或下後厥回，尺脉至，煩躁少定。此因邪氣少退，正氣暫復，爲陽少伸也。不二時，邪氣復聚，前證復起，勿以前下得効。今再下之，速死。急宜峻補。補不及者死。此證表裏無大熱。下證不備者庶幾可生。碑如城郭空虛，雖殘破而能直入戰，不可守。不可其危可知。

神虛譖語

應下，稽遲，血竭，氣耗，內熱，煩渴。譖語諸下證具，而數下之，渴熱並減，下證悉去。五六日後，譖語不止者，不可

可以爲實此邪氣去元神未復宜清燥養榮湯加辰砂一錢鄭聲謔語態度無二但有虛實之分不應兩立名色

劉本育下後三享

○奪氣不語

時疫下後氣血俱虛神思不清惟向裏床睡似寐非寐似寤非寤呼之不應此正氣奪與其服藥不當莫如靜守虛回而神思自清語言漸朗若攻之脉必反數四肢漸厥此虛虛之禍危在旦夕凡見此証表裏無大熱者宜人參養榮湯補之能食者自然虛回而

前証自除設不食者正氣愈奪虛證轉加法當峻補

老少異治

徐本作滋

劉本前老年三享

劉本萬作或享

劉本常作別享

劉本改忘授作純用

瘟疫心下脹滿邪在裏也。若純用青皮枳實檳榔諸香燥破氣之品，冀其寬脹，此大謬也。不知內壅氣閉，原有主客之分。假令根於七情鬱怒，肝氣上升，飲食過度，胃氣填實，本無外來邪毒，客氣相干，止不過自身之氣壅滯。投木香砂仁豆蔻枳殼之類，升者升者卽降氣閉者，卽通無不立効。今疫毒之氣傳於胸胃，以致升降之氣不利，因而脹滿實爲客邪，累及本氣。但得客氣一除，本氣自然升降，脹滿立消。若專用破氣之劑，但能破正氣，毒邪何自而泄？脹滿何由而消治？

徐杏花見卓

法井用小承氣弗愈，既而腸胃燥結，下既不逆守氣，鬱滯上焦之氣不能下降，因而充積，卽膜原或有未盡之邪，亦無前進之路。於是表裏上中下三焦皆阻，故爲痞滿燥實之證。得大承氣一行，所謂十竅通，諸竅皆通，太關通，而百關盡通也。向則鬱於腸胃之邪，由此而下，腸胃旣舒，在膜原設有所傳，不盡之餘邪，方能到胃，乘勢而下也。辟若河道阻塞，入前舟旣行，餘舟連尾，而下方矣。至是邪結並去，脹滿頓除，皆藉大黃之力。大黃本非破氣藥，以其潤而最降，故能逐邪拔

徐杏花所享

毒破結導滯。加以枳朴者不無。佐使云爾。若純用破氣之品。津液愈耗。熱結愈固。滯氣無門。而出。疫毒無路。而泄。乃望其寬胸利膈。惑之甚矣。

妄投補劑論

有邪不除。淹縕日久。必至厄羸。庸醫望之。輒用補劑。殊不知無邪不病。邪去而正氣得通。何患乎虛之不復也。今投補劑。邪氣益固。正氣日鬱。轉鬱轉熱。轉熱轉瘦。轉瘦轉補。轉補轉鬱。循環不已。乃至骨立而薨。猶言服參幾箇。補之不及天數也。病家止誤。一人醫

者終身不悟。不知殺人無算。

妄投寒涼藥論

疫邪結於膜原。與衛氣併。因而晝夜發熱。五更稍減。日晡益甚。此與瘧瘈相類。瘧瘈熱短過時。如失方明日。至期復熱。今瘟疫熱長。十二時中。首尾相接。寅卯之間。乃其熱之首尾也。卽二時餘焰不清。似乎日夜發熱。且其時也。邪結膜原。氣併爲熱。胃本無病。誤用寒涼。妄伐生氣。此其誤者一。及邪傳胃。煩渴口燥。舌乾。胎刺。氣噴如火。心腹痞滿。午後潮熱。此應下之證。若

劉本熱下有也此其誤者也七享無但知火與熱不知因邪而爲火熱十三享

劉本大作大字徐本并同

劉本沸下有半字削湯黃連三享

劉本瘧下有之說享無以為已下云四享

劉無每享有町字

劉本無十二享

寒間至真傳
搜經唐書屬
藏用傳字而
後漢書張衡
傳捷徑邪至

用太劑芩連桔柏專務清熱竟不知熱不能自成其
熱皆由邪在胃家阻礙正氣鬱而不通火亦留止積
火成熟。固知火與熱不知因邪而爲火熱智者必投
承氣逐去其邪氣行火泄而熱自己若槩用寒涼何
異揚湯止沸每見今醫好用黃連解毒湯黃連瀉心
湯蓋本素問熱淫所勝治以寒涼以爲聖人之言必
不我欺况熱病用寒藥最是捷徑又何疑乎每遇熱
甚反指大黃能泄而損元氣黃連清熱且不傷元氣
更無下泄之患且得病家無有疑慮守此以爲良法

劉本無十二享

我不忍以投
火
按有等兩有
一等之略語
蓋謂有一等
如是之症也

由是凡遇熱證太劑與之二三錢不已增至四五錢
熱又不已晝夜連進其病轉劇至此技窮力竭反謂
事理當然又見有等日久腹皮貼背乃調胃承氣証
也四十一況無痞滿益不敢議承氣唯類聚寒涼專務清熱
又思寒涼之最者莫如黃連因而再倍之日近危篤
有邪不除耽誤至死猶言服黃連至幾兩熱不能清
非藥之不到或言不治之証或言病者之數也他日
凡遇此證每每如是雖父母妻子不過以此法毒之
蓋不知黃連苦而性滯寒而氣燥與大黃均爲寒藥

大黃走而不守。黃連守而不走。一燥一潤。一通一塞。相去甚遠。目疫邪首尾以通行爲治。若用黃連反招閉塞之害。邪毒何由以泄。病根何由以拔。既不知病原。烏能以愈疾耶。

劉李削本草有誤補添造之章
無房熱已下三十六字

問曰。問有進黃連而得効者何也。曰。其人正氣素勝。又因所受之邪本微。此不藥自愈之證。醫者悞投溫補。轉補。轉鬱。轉鬱轉熱。此以三分客熱。轉加七分。本熱也。客熱者。因客邪所鬱。正分之熱也。此非黃連可愈。本熱者。因誤投溫補。正氣轉鬱。反致熱極。故續加

煩渴。不眠譫語等證。此非正分之熱。乃庸醫添造。分外之熱也。因投黃連。於是煩渴。不眠。譫語等證頓去。要之黃連但可清去七分無邪。本熱又因熱減而正氣即回。所存三分有邪。客熱氣行。即已。醫者不解。遂以爲黃連得効。他日藉此槩治客熱。則無効矣。又以昔効而今不効。疑其病原本重。非藥之不到也。執迷不悟。所害更不可勝計矣。

問曰。問有未經溫補之誤。進黃連而疾愈者。何也。曰。凡元氣勝病爲易。治病勝元氣爲難。治元氣勝病者。

雖誤治未必皆死。病勝元氣者稍誤未有不死者。此因其人元氣素勝所感之邪本微是以正氣有餘足以勝病也。雖少與黃連不能抑鬱正氣此爲小逆。以正氣猶勝而疾幸愈也。醫者不解竊自邀功他日設遇邪氣勝者非道邪不能瘳其疾誤投黃連反招閉塞之害未有不危者。

大便

熱結傷流。陽熱下利。大便祕結。大腸膠閉。總之邪在裡。其証不同者在乎通塞之間耳。

類有署二章

類以熱結傷流置慢熱利之上

類有其字無泄浮二字

協熱下利者其人大便素不調邪氣忽乘於胃便作煩渴。如平時泄瀉稀糞而色不敗其色但焦黃而已。此伏邪傳裏不能稽留於胃至午後潮熱便作泄瀉子後熱退泄瀉亦減次日不作潮熱利亦止爲病愈。潮熱未除利不止者宜小承氣湯以徹其餘邪而利自止。

利止二三日後午後忽加煩渴潮熱下泄仍如前證此伏邪未盡復轉到胃也治法同前。

大便秘結者疫邪傳裏內熱壅鬱宿糞不行蒸而爲

徐劉本派傳

徐劉作開

類有倘字陽作之享

徐劉無絕享并作及享勝作盈
字

結漸至黑硬下之。結糞一行。瘀熱自除。諸證悉去。
熱結傍流者。以胃家實。內熱壅閉。先大便秘。結續得
下利純臭水。全然無糞。日三四度。或十數度。宜大承
氣湯。得結糞而利立止。服湯不得結糞。仍下利。純臭
水。并所進湯藥。因大腸邪勝。失其傳送之職。知邪猶
在也。病必不減。宜更下之。

徐李無之物。早有但享類同
劉李無盡享有下之享

大腸膠閉者。其人平素太便不實。設遇疫邪傳裡。但
蒸作極臭之物。如粘膠然至死。不結糞。愈蒸愈閉。以致
胃氣不能下行。疫毒無路而出。不下即死。但得粘膠

一去。下證自除。霍然而愈。

瘧疫愈後。三五日或數日。反腹痛裏急者。非前病涼
也。此下焦別有伏邪所發。欲作滯下也。發於氣分。則
爲白積。發於血分。則爲紅積。氣血俱病。紅白相兼。邪
盡利止。未止者。宜芍藥湯。方見前有戰汗本徐劉本

愈後。大便數日不行。別無他證。此足三陰不足。以致
大腸虛燥。此不可攻。飲食漸加。津液流通。自能潤下
也。覺穀道夯悶。宜作蜜箭導。甚則宜六成湯。無
病愈後。脉遲細而弱。每至黎明。或夜半後。便作泄瀉。
體無蒸孚有胆專
二字
品字寶李序
明功極力肩
物謂之充

徐劉本有或孚
類勾尾有此症絕
少不可不醫慎九
孚

大費尤療熱
病後出子外
臺秘要第四
卷溫病門方

後條下
按六者水成
數即天一生
水地六成之
之義
七者火成數
即天二生火
地七成之之

此命門真陽不足。宜七成湯。亦有雜證屬實者。宜
大黃丸。下之立愈。此證萬中之一耳
徐本無此以下七字

六成湯方

徐劉本無方孚

當歸一錢
白芍藥一錢熟
地黃五錢
天門冬一錢
肉蓯蓉三錢去
麥門冬一錢
照常煎服。日後更燥者。宜六味丸少減澤瀉
七成湯方

徐劉本無方孚

炒香搗碎三錢
熟附子一錢
遼五味八分
白茯苓一錢
人參一錢
甘草炙五分

作服之

照常煎服。愈後更發者。宜八味丸倍加附子。

小便

類無於字作于孚
徐劉改濫作渴
類出作去孚
急數作數急

熱到膀胱。小便赤色。邪到膀胱。干於氣分。小便膠滯。

千於血分。渴血畜血。留邪欲出。小便急數。膀胱不約。

小便自遺。膀胱熱結。小便閉塞。

熱到膀胱者。其邪在胃。胃熱灼於下焦。在膀胱。但有。

熱而無邪。惟令小便赤色而已。其治在胃。

邪到膀胱者。乃疫邪分布。下焦膀胱實有之邪。不止。於熱也。從胃家來。治在胃。兼治膀胱。若純治膀胱。胃

劉本作矣。序類作也。序

類徐劉本無序字

每道酒也。漢書東方朔小傳。

氣乘勢擁入膀胱。非其治也。若腸胃無邪。獨小便急。或白膏如馬遺。其治在膀胱。宜猪苓湯。

猪苓湯方

邪干氣分者。宜之。

燒附猪苓二錢

澤瀉一錢

滑石五錢

小草八分

木通一錢

車前二錢

燈心煎服。

桃仁湯方

邪干血分者。宜之。

桃仁三錢研

丹皮一錢

當歸一錢

赤芍一錢

阿膠二錢

滑石五錢

類桃仁下有湯泡度大研細用双仁

資土草

類大黃下有生熟酌用四字

照常煎服。小腹痛。按之。便痛。小便自調。有畜血也。加大黃三錢。甚則抵當湯。藥分三等。隨其病之輕重而施治。

前後虛實

徐劉佐傷勞倦作下血

病有先虛後實者。宜先補而後瀉。有先實後虛者。宜先瀉而後補。假令先虛後實者。或因他病先虧。或因年高血弱。或因先有勞倦之極。或因新產人血過多。或舊有吐血及崩漏之證。時疫將發。即觸動舊疾。或吐血或崩漏。以致人血過多。然後疫氣漸漸加重。已

類少竟無必候

上並宜先補而後瀉瀉者謂疎導之劑併承氣下藥
槩而言之也凡遇先虛後實者此萬不得已而投補
劑一二貼後虛證少退便宜治疫若補劑連進必助
疫邪禍害隨至假令先實而後虛者疫邪應下失
下血液爲熱搏盡原邪尚在宜急下之邪退六七急
宜補之虛回五六慎勿再補多服則前邪復起下後
必竟加添虛證者方補若以意揣度其虛不加虛證
誤用補劑貽害不淺

脉厥

作見

字典曰動少之
類少作是
類於作于
徐燭本有更享
類育者序

辨脉本陽病
有陰脉者死

瘟疫得裏證神色不敗言動自如別無怪證忽然六
脈如絲微細而軟甚至於無或兩手俱無或一手先
伏察其人不應有此脉今有此脉者皆緣應下失下
內結壅閉榮氣逆於內不能達於四末此脉厥也亦
多有過用黃連石膏諸寒之劑強退其熱致邪愈結
脉愈不行醫見脉微欲絕以爲陽證得陰脉爲不治
委而棄之以此誤人甚衆若用人參生脉散等劑禍
不旋踵宜承氣緩緩下之六脉自復

脉證不應

類育論序

麻厥 脉證不應

四

類脉下有應浮三享無者享有亦有
二字解下有首二字
類脉下有應沈三享無者享首亦首
二字解下有首二字

徐創本平脈前

類無四享

表證脈不浮者可汗而解以邪氣微不能牽引正氣故脉不應裏證脈不沉者可下而解以邪氣微不能抑鬱正氣故脉不應陽證見陰脉有可生者神色不敗言動自如乃稟賦脉也再問平日無此脉乃脉厥也下後脉實亦有病愈者但得證減復有實脉乃天年脉也夫脉不可一途而取須以神氣形色病證相參以決安危爲善

張崑源室年六旬得滯下後重窘急日三四四十度脉常歇至諸醫以爲雀啄脉必死之候咸不用藥延予

類作泣

診視其脉參伍不調或二動一止或三動一止而復來此濇脉也年高血弱下利膿血六脉短濇固非所能任詢其飲食不減形色不變聲音烈烈言語如常非危證也遂用芍藥湯加大黃三錢大下純膿成塊者兩碗許自覺舒快脉氣漸續而利亦止數年後又得傷風咳嗽痰涎湧甚診之又得前脉與杏桔湯二劑嗽止脉調方知此婦凡病俱作此脉大抵治病務作凡病善作此脉係本作大體

體厥

五經論上卷

脈證不應

體厥

是

類脈乃見其兒婦天凡病善作此脉
徐本方知作乃見創本無方此歸四享
作凡病善作此脉係本作大體

劉本作妻又與三十三年

醫算

徐本作下之無四字

劉本作隨時而卒魚乃嘆曰已下

四十二年

徐無享作謀

算添算曰除
乘減算曰除

地懸隔疑而不服更請一醫。指言陰毒須灸丹田。其兄疊延三醫續至皆言陰證。妻乃惶惑病者自言何不卜之神明。遂小得從陰則吉。從陽則凶。更惑於醫之議。陰證者居多乃進附子湯下咽如火煩躁頓加。乃嘆曰吾已矣。藥之所誤也。言未已。更加躑躅逾時。乃卒嗟乎向以小謀生終以卜謀死誤入還自誤。可爲醫巫之鑒。

乘除

類作病既重且置者立補琴門用論

者補瀉間用當詳。孰先孰後從少從多可緩可急隨其證而調之。

類卷而

徐劉復

類作青劉本作音末之室徐卒
作沈青末正
徐劉作劉無他故是有發熱
類有起字

吳江沈青來室。少寡素多鬱怒。而有吐血證。歲一發。吐後即已。無有他證。蓋不以爲事也。二月間病並非舊證。但小發熱。頭疼身痛。不惡寒而微渴。夫惡寒不渴者。乃感胃風寒。今不惡寒。微渴者。疫也。至第二日。舊證大發。吐血勝常。更加眩暈。手振煩躁。種種虛狀。飲食不進。且熱漸加重。醫者病者。但見吐血。以為舊證復發。不知其爲疫也。故以發熱認爲陰虛。頭疼。

徐劉本有內孚

身痛認爲血虛。不察未吐血前一日已有前證。非吐血後所加之證也。諸醫議補問余可否。余曰失血補虛。權宜則可。蓋吐血者內有結血。正血不能歸經。所以吐也。結血牢固。豈能吐乎。能去其結於中無阻。血自歸經。方與不發。若吐後專補。補則血滿。既滿不歸。血從上溢也。設用寒涼。尤誤。投補劑者只顧目前之虛。用參。暫効不能拔去病根。日後又發也。况又兼疫。今非昔比。今因疫而發。血脫爲虛邪在爲實。是虛中有實。若投補劑。始則以實填虛。沾其補益。既而以實。

徐劉作并

劉空無體序

填實災害立至。於是暫用人參二錢。以茯苓歸芍佐之。兩劑後虛證咸退。熱減六七。醫者病者皆謂用參得効。均欲速進。余禁之不止。乃恣意續進。便覺心胸煩悶。腹中不和。若有積氣。求噦不得。此氣不時上升。便欲作嘔。心下難過。遍體不舒。終夜不寐。喜按摩撻擊。此皆外加有餘之變證也。所以然者。止有三分之疫。只應三分之熱。適有七分之虛。經絡枯澁。陽氣內陷。故有十分之熱。分而言之。其間是三分實熱。七分虛熱也。向則本氣空虛。不與邪搏。故無有餘之證。但

無所以然。已下至是熱也。百七十年

無邪已下二章

虛不任邪。惟懊憹鬱昌聰聰而已。今投補劑是以虛證咸去熱減去七所餘三分之熱者實熱也。乃是病邪所致。斷非人參可除者。今再服之反助疫邪。邪正相搏故加有餘之變證。因少與承氣微利之而愈。按此病設不用利藥宜靜養數日亦愈。以其人大便一日自一解則知胃氣通行邪氣在內日從胃氣下趨故自愈間有大便自調而不愈者內有滯糞隱曲不行下之得宿糞極臭者病始愈設邪未去恣意投參病乃益固日久不除醫見形體漸瘦便指爲怯證愈無古字。

類徐劉本無要之已不之文

補愈危死者多矣。要之真怯證世間從來罕有今患怯證者皆是人參補藥釀成近代參價若金服者不便是以此證不死於貧家多死於富室也。

高麗論著

泉源

惠心齋醫案

頭風以地蠶不取本發寒皮肉外高寒
葛粉水蜜人參麻藥酒外服之參鬱根
已未冬十一月十五日於洛陽善茂樓上拔下

肺

